

東晉演義

(下)

東晉演義（後三國）

起自東晉

孝武帝甲戌二年

止于東晉

孝武帝太元庚寅十五年首尾十七年事實

苻堅舉兵取漢中

卻說秦王苻堅聞簡文帝崩，桓溫又死，遂與羣臣商議，取江南之計。當王猛上言曰：『江南急未可攻，宜先取漢中，以得勝之兵，再取江南，可一鼓而下也。』秦王堅曰：

『正合吾意。』遂使鄧羌爲都督，徐成、楊安、張蚝爲副將，領兵十萬，分三隊而去。次日，鄧羌、楊安征西，軍士分爲三隊，前部先鋒徐成，後隊張蚝，押運糧草，將即起程。早有細作報入漢中，魯榮忙使人至梁州，喚弟魯衛回來，商議退敵之計。衛曰：『漢中最險，陽平關我去當依山傍林，下千餘寨柵，迎敵秦兵。兄在漢甯，盡發糧草接應。』魯榮選大將楊仕、楊欽，帶五千軍馬，以助其弟。即日便起，到陽平關下寨，已定與鄧羌兩邊相持，半月餘，各不相勝。羌傳令退軍，徐成進曰：『敵勢未必強，公何自退馬？』羌曰：『吾料賊兵每日隄備，急難取勝，吾退軍回，賊兵必定趕之，吾分輕騎抄襲其後，勝賊必矣。』成等曰：『都督神機，莫可測也。』於是楊安、張蚝分兩路，各引輕騎三千，取小路去取陽平關。後鄧羌大軍盡拔寨起，楊欽聽知秦兵退，請楊仕商議曰：『今羌退兵，可乘勢擊之。』仕曰：『鄧羌詭計極多，未必真實，不可追趕。』楊欽曰：『你不去，我當自去。』楊仕苦諫不從，楊欽起五寨人馬前進，是日大霧漫天，對面皆不相見。楊欽軍至半路扎住，卻說楊安軍抄過山後，見重霧垂空，又聞馬嘶人語，恐有埋伏，急催人馬速行。正說間，到楊欽寨前，內有些少字寨兵士，聽得馬蹄響，只道是楊欽兵回，開門納之。馬軍一

湧而入，放起火來，五寨軍士大亂，盡皆棄寨而走。當楊仕將及霧散之時，來探消息，五寨一齊火起，楊仕引兵來敵，與楊安戰不數合，背後張蚝兵到，楊仕殺開一條路，望漢甯巴州而逃。楊欽正要回時，已被楊安、張蚝占定寨了。背後秦兵趕殺，兩下來攻，楊欽等軍大潰而走。又被秦兵後追，無心戀戰，領了敗軍，投陽平關。魯衛元來知二將敗走，各營已大半皆棄關，奔南鄭巴州去訖。羌得了陽平關，諸寨魯衛楊仕來見魯榮，言二將失了隘口，魯榮大怒，欲斬楊仕。仕曰：『某曾勸楊欽休追秦兵，欽不肯聽從，故有此敗。仕再乞一軍前去搦戰，必斬秦兵，如不勝，願依軍令，斬首階下。』榮命即去，楊仕上馬，引二萬軍離南鄭，漢甯巴州而去。卻說楊安勸鄧羌進兵，羌言不可。安曰：『安乞一軍前去階路。』羌即令安領五千騎，望南鄭路上來。正迎楊仕，兩軍擺開，仕遣裨將昌倚出馬，與安交戰，不兩合，被安一刀砍於馬下。楊仕自挺槍出，與安開三十合以上，不分勝負。安撥回馬走，仕趕來，被安使拖刀計，斬楊仕於馬下。軍衆大敗而回。羌知安已斬楊仕，即時催軍直逼成都，城下下寨。魯榮驚得手足無措，忙與弟魯衛收拾庫中寶物，不敢回朝，乃領從兵五千，棄城走入南蠻去訖。鄧羌見魯榮走，令諸將勿追，引衆入城，分兵守定。又遣楊安與朱彤以兵二萬人，寇梓潼涪城。史說梓潼太守姓周名虓，字孟威，素有節操，聞苻堅遣楊安等以兵來寇，恐梓潼不固，乃引衆退守涪城。又憂不能保守，使副將劉仁帥步騎送母妻還南，將至江陵，被楊安細作竊報，與楊安知之。安謂朱彤曰：『今周虓送母妻還國，卿領一軍星夜從間道去，追獲其母妻，則周虓自然降矣。』彤曰：『將軍帥兵向涪城，吾一引軍星夜去追。』於是朱彤帥精兵五千，抄小路先抵江陵南路半日，只見劉仁引一千兵送虓母妻到，被朱彤獲之，勒兵回見楊安，同致涪城。楊安將虓之妻母到城下，高叫周虓曰：『君早納降，保全母妻，不失孝道，如若不降，先殺汝母妻，然後攻城。』周虓見母妻被縛在城下，乃號泣謂衆曰：『吾欲盡忠，奈母親被劫，若不出降，必受其害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，無以報恩，反貽以禍，人子之心，何以安乎？』

言訖，遂下城開門納降。因此楊安等將兵入據城池，使朱彤押送周及其妻周妻，與羌大軍還京。來見秦王苻堅，堅大悅，以周虓爲尙書郎。虓固辭不受，曰：『虓受晉國厚恩，以至今日，但老母見獲，失節於此，母子獲全，秦之惠也。雖公侯之貴，不以爲榮，況郎任乎？』堅乃止，遂使人監視，不與還國。每見堅，或箕踞而坐，呼之爲氏賊。嘗值元會，儀衛甚盛，堅問之曰：『晉朝視朝，與此何如？』虓攘臂厲聲曰：『犬羊相聚，何敢比擬天朝？』秦人見虓不屈，屢請殺之，堅待之彌厚。

王猛疾疏謝秦王

甲戌二年，秦建元十年二月，孝武帝設朝，聞桓溫死，降詔以謝安爲總中書。時天子幼弱，外有疆臣，安與坦之盡忠輔衛晉室，幸得太平。而謝安好聲律，致功之喪，不廢絲竹，士大夫多效之，遂以成俗。當王坦之以書苦諫之曰：『今主上幼弱，藩臣多疆，以爲元宰何如不出趨朝，參理政事，而嗜聲律，葦功之作，不爲蒼生國家之計耶？』又曰：『天下之寶，當爲天下惜之，勿使棄之也。』安不能從，猶是人競效之。乙亥三年，秦建元十二年夏五月，王坦之卒，少帝以謝安爲揚州刺史，桓冲爲徐州刺史。六月，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，秦王堅親爲祈郊廟，又遣侍臣禱河嶽，爲猛祈禳。猛疾少瘳，乃遣人入朝上疏，秦王堅開讀曰：『不圖陛下以臣之命，而虧天地之德，開闢以來，未之有也。臣聞報德不如盡言，以垂沒之命，竊獻遺忠。』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方，聲教光乎六合，九州百部，十居其七，平燕定蜀，有如拾芥，夫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終，是以古先哲王，知功業之不易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伏惟陛下追縱前聖，天下幸甚！秦王堅覽之悲慟爲流涕，是日親與太子至丞相府中，視王猛之疾，訪以後事。秦王堅與太子諸臣直入臥內，秦王堅曰：『數旬不見卿朝，誰知卿疾甚重？朕甚隱憂，代祈郊廟，以庇于卿。今來視卿，倘爾不豫，有何見示？』王猛曰：『陛下明見千里之外，古今興亡，必所盡知。然晉室僻處江南，乃正朔相承，上下安和，臣沒之後，願勿以晉爲圖。鮮卑西

羌我之仇敵，終爲大患，宜漸除之。」言訖而卒，年五十二歲。秦王堅與羣臣皆大哭之，堅謂太子苻宏曰：「天不欲使吾平定六合耶？何奪吾景略之速也！」言畢又哭，命大殮化之訖，乃大哭，引太子宏歸宮而去。次日火宛園進貢，獻大馬千里駒，皆汗血朱鬚，五色鳳騰麟身，及他珍異寶五百餘種至。秦王堅謂百官曰：「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，咨嗟美詠，今大宛所獻之馬，其悉返之，庶克念前王，髣髴古人耳。汝羣臣可作止馬詩，而遣其使還國，示無欲也。」於是羣臣作止馬詩，令人領前寶物還國去訖。先是高陸人工木穿井得龜一隻，大三尺，背有八卦，來進於秦王堅，堅命養之于池中，日以粟與之食，及此而死。太僕奏知秦王堅，堅命藏其骨於太廟，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：「我本出將歸江南，遭時不遇，隕命秦庭。」次日高虜大感其夢，又有一人至謂虜曰：「吾昨夜夢神龜言，吾三千六百歲而終主，必妖興亡國之徵也。此夢未審，主何吉凶？」虜意遂明，乃曰：「不主甚事，主國家不久衰也，汝休得漏言。」因此二人祕之，不敢傳出。卻說秦王堅，自平諸國之後，國內殷實，遂示人以奢侈，懸珠簾于正殿，以集羣臣。尙書郎裴元略諫之，秦王堅大悅，命去其珠簾，以元略爲諫議大夫。初，秦王堅母少寡，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，史官載之於史，至是堅取起居注觀之，見其事慚怒，卽焚其書，大檢史官，將加其罪。時著書郎趙泉等已死，始乃止之。

姚萇以兵下涼州

丙子太元元年，秦建元十二年，是歲北伐涼亡。卻說張天錫初殺其姪張玄靚，自立爲涼王，改元鳳凰。天錫在位，荒於酒色，不親庶務，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。人情憤怨。秦王堅以天錫臣道未純，遣將軍姚萇、梁熙等將兵臨西河。尙書郎梁殊曰：「未可動兵，可先使人徵其來京，如不朝，方可討之。」於是堅使梁殊奉徵詔之曰：「如有違命，卽進師撲討。」梁殊至姑臧，天錫會官屬謀之，官屬皆怒曰：「吾世事晉國，忠節著於海內，今一旦委身賊庭，醜莫大焉。且河西天險，若悉境內精兵，右招

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，何遽如其不捷也？」天錫攘袂大言曰：「孤意決矣，言降者斬！」乃謂秦使梁殊曰：「君欲生歸乎？死歸乎？」殊曰：「君先降秦，秦王遣吾徵君，君不去，莫道殺吾，其不久自將殺耳！」辭氣不屈。天錫怒曰：「殺之！」其母嚴氏泣曰：「秦王詔制天下，兵不留行，汝若降之，猶可延數年之命，今既抗衡，又殺其使者，亡無日矣！」天錫使將軍馬建帥衆二武萬拒秦。三月，秦王堅聞天錫殺其使，以姚萇爲揚武將軍，將兵五萬前來伐涼。史說姚萇字景茂，乃弋仲二十四子也。其兄死了，恐孤不能立，乃率諸弟降於苻生。苻生被殺，苻堅代位，甚親寵萇。故使其伐涼，令其立功。此時姚萇、苟萇二將領兵直至涼州，逼城下寨。時涼王張天錫方飲酒，聞秦兵攻城，驚得面如土色。左右曰：「今秦兵甚強，難以拒敵，不如早降，以安百姓。」天錫於是令四門立起降字旗。錫引諸官開城門，面縛至姚萇寨中投降。姚萇大喜，置酒相待。次日，領衆入城，百姓耆老香花迎接。姚萇以善言撫慰，天錫命左右殺牛宰馬，犒勞秦軍。一面使人以金寶名馬進貢入秦，來降秦王。堅堅聞涼王來降，受其寶物，頒詔去涼，封錫爲歸義侯，抽回姚萇等三軍人馬，俱各還秦。

苻洛以兵伐北代

卻說北代王什翼犍設朝，聚集文武，謀議國事。卻有部長長孫斤，恨代王不錄用已，乃私藏利刃，雜在文武班中。時代王什翼犍在御座坐議國事，長孫斤插刀直上來刺代王。當太子拓拔實見長孫斤以刃進前，大喝：「反賊！休得無禮！」被長孫斤手起刀下，殺死太子實，又來刺什翼犍。手無兵器，長孫斤以刃刺中什翼犍，便走中傷左臂。當殿下文武各擁搶進，將長孫斤縛住，代王復坐，命將長孫斤痛打一百，將出誅之。當日代王見太子實被殺死，哭無休止。乃命文官作文追諡爲「獻明皇帝」。至七月，太子妻秦氏生皇孫，代王與其取名，名曰拓拔珪。十月，秦王苻堅大會於羣臣明光殿，命文武各賦詩，以詩進者州別駕。天水姜平子持詩進上，秦王堅看詩上有一「丁」字，直而不曲。秦王堅問曰：「卿詩上有一丁

字如何直而不曲乎？」子曰：「臣丁至剛，不可以屈，且曲下者不正之物，未足獻也。」秦王堅笑曰：「卿名不虛行，義必剛也。」因擢上第。時秦王堅曰：「朕欲平一六合，何國當先？」平子曰：「北代，匈奴居我之後，宜先討之。」况衛辰爲代王所逼，正使人求救於秦王堅，堅欲起兵，又聞平子之對，秦王堅曰：「卿言正合我意。」乃謂唐公苻洛曰：「朕聞北代君臣大亂，非汝莫能討之，汝可同大將軍鄧羌、朱彤、張蚝，將二十萬大兵，分道去伐。」苻洛曰：「臣請就行。」於是唐公苻洛出朝，同鄧羌、朱彤、張蚝，將二十萬大兵，望北起程。時北代郡縣戍守，拒甚密。秦兵勢大，莫敢與戰，皆望風逃奔。因此唐公苻洛以兵長驅大進，直至平城東，隔五十里下寨。使人打聽虛實，未敢逼城。卻說代王什翼犍，被長孫斤謀反，刺傷左脅，數月未瘥。聞秦兵到來，驚得手足無措。卽忙使西部大人以兵二萬出城與戰。秦軍陣中，鄧羌見代兵開城出來，命軍馬擺開，當住三軍。當時西部大人出陣，與鄧羌交鋒，只一合，被鄧羌斬於馬下。代兵敗走，各奔入城，閉住城門，不敢交戰。代王什翼犍聞知西部大人被秦兵殺死，心中大慌，乃謂東部大人曰：「今秦兵勢大，難以迎敵，此事奈何？」東部大人曰：「不如引國人走避陰山，招集敗亡軍士，待大王金瘡疾好，再與兵來復平陽，未爲晚也。」代王點首曰：「大人之謀，正合我意。」於是傳令教國人及諸部大人、三軍人等，各收拾隨身器物寶貝，來日開北門而逃。次日代王下令，使東部大人爲先鋒，代王自領家屬爲後隊，大開北門，冲殺出城奔走。至高卑屯住，高卑雖種盡叛，四面大亂。代王領兵復據漢南，築城居之。

北代使不辱君命

卻說北代王犍自避陰山，不能還國，潛然出涕。忽階下一人進曰：「某有一計，可解此危，亦可還國，大王如何發悲也？」代卓視之，乃左長史燕鳳，字子章，乃代人也。少好學博綜經史，明習陰陽讖緯，善爲說辭。先昭成素聞其名，使人以禮聘之。至昭成待以賓禮，拜爲左長史。因見秦兵不退，代王恐懼，鳳乃進前曰：「某有一計，可解此危。」代王曰：「卿有何謀？」火速言之。」鳳對曰：「今秦兵

勢大，何以退得？不如請降，然後別作良圖。今若與戰，非上策也。急作一表，與臣密入長安，奏請稱爲藩臣，彼必抽回其兵，方可還國。」代王曰：「此計大妙！卿此一行，休失北代之志氣。」鳳曰：「某若有小失，焉有面目再見大王？」代王大喜，便作表遣燕鳳入秦。鳳星夜到長安，先見太尉權翼，衆大臣等。次日早朝，翼奏北代遣左長史燕鳳上表稱藩。秦王堅曰：「此必解吾兵之厄也。」教宣入朝，鳳拜舞已畢，呈上表文。秦王覽表，訖笑曰：「代王何如人也？」鳳曰：「寬和仁愛，經略高遠，一時雄主也。常有併吞天下之志，亦有統一六合之心也。」秦王堅曰：「卿輩北人，無剛甲利兵，敵弱則進，敵強則退，安能併兼？而卿過獎之言，何太過耶？」鳳曰：「北人壯悍，上馬持三丈矛，驅馳如飛；主上雄雋，率服北土，控弦百萬，號令若一，軍無輜重樵爨之苦，輕行速捷，因敵取資，此南方所以疲弊，北方所以常勝也。」秦王又曰：「汝國人馬多少？」鳳曰：「控弦之士數十萬，戰馬一百萬匹。」秦王笑曰：「卿言人衆則可，說馬太多？」鳳曰：「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，北山至南山一百五十里，每歲孟秋，馬常大禁，略爲滿川，以此推之，使人言數，猶有未盡也。」秦王曰：「北代如長史者幾人？」鳳曰：「聰明仁智一二百人，如吾儕之輩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。」秦王曰：「卿主雄傑，將多軍足，何如退避陰山，使卿降乎？」鳳曰：「陛下有高天下之志，吾主有統朔方之能，惟恐蛟龍相鬪，魚鼈受刑，不忍使軍民死於無辜，是以暫退陰山，遣臣請降，結爲唇齒，各保境寧。」秦王堅嘆曰：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如燕鳳者，不辱君命也。」由是降詔，准其稱藩，命其還國。即時差人抽回唐公之兵。唐公苻洛，既聞代王降了朝中，抽回其兵，命諸將振旅還京去訖。自守牛城，燕鳳回至陰山，說秦王准降，代王大喜。至十二月，北代王什翼健聞唐公苻洛領軍已退，乃引衆還國。至雲中有皇子實君，見北代王寵惜皇孫拓跋珪，恐其位不傳，已乃陰結代王之左右，以酖酒毒殺代王，因此北代王什翼健暴崩，又殺諸弟。諸部大人知是實君謀死，百僚無主，俱各離散。止留皇孫拓跋珪，乃北代王之皇孫，乃太

子實之子也。是年六歲，弱而能言，目有光耀，廣額大耳。先因其父太子被長孫斤謀叛，傷脅身死。秦將苻洛來寇，代王什翼犍逃避陰山。拓跋珪母子無依，其母賀氏將珪依外家孤獨部大人賀納，同避陰山。至是同代王歸國，至雲中。代王被皇子實君謀弑，諸部大人各散。珪尚幼弱，諸部百僚各逃散去，止有燕鳳等隨與賀氏。拓跋珪走還本國。其時諸部皆被別部劉庫仁、鐵弗劉衛辰三人前來統攝之。賀納只得領珪來依劉庫仁，俱說代王崩世之事。及存拓跋珪之因。吾今奉寨王詔歸國還鎮，因此來見大人。庫仁便謂賀納曰：『你可領本部兵同小主人權且去牛川屯，扎吾等權代領兵俟其年長還其兵印及諸部土境。』納從之。領拓跋珪并軍馬去鎮牛川。當庫仁謂其子劉領曰：『拓跋珪龍行虎步，巍然不羣，必然興復洪業也。』劉衛辰謂庫仁曰：『依吾之計，可速使人奏知秦王，使其遷之別地。若留此，則吾屬無噍類矣。』庫仁曰：『既如此，任公爲之。』於是衛作表江，遣入長安投降，奏知其事。』卻說獨狐部大人賀納領拓跋珪帶兵馬屯於牛川。燕鳳說曰：『前日大人與小儲君見劉庫仁、劉衛辰某觀衛辰前被聖上殺敗，心必懷仇，素有害小儲君之意。彼必使人降秦，謀害小儲君也。』賀納曰：『既有此謀害之意，其事奈何？』鳳曰：『大人休憂，某自再入長安去見秦王，以探虛實。若是變異，某自有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之可保無患。』納曰：『君可速去，遲則有變耳。』於是納使燕鳳星夜先來長安。次早至待漏院候衆入朝，朝見秦王。秦王見鳳至，謂曰：『卿何又至？』燕鳳曰：『代王已死，臣來奏知。』堅曰：『代王雖故，必有王子。』鳳曰：『代王被庶子實君弑，長子亡叛，遺孫幼冲，莫相輔之。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，鐵弗劉衛辰狡猾多詐，皆不可獨任。宜分部爲二，令兩人統之。兩人素有深仇，其勢莫能先發。此禦邊之上策。待其孫拓跋珪年長，乃仕而立之。是陛下大惠於亡國，存亡繼絕之德也。珪之子孫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，永爲天朝之保障。中國之藩籬，顧不美乎？』秦王納之。遣將以兵執實君，至長安，命車裂殺之。俄而衛辰使至，是上降表。秦王覽訖，謂文武曰：

「衛辰上表，謂拓跋珪丰骨不凡，舉指清高，後必有異，卻爲大國之患，不作中華之藩，宜遷別地，或取回長安，其事如何處置？」羣臣莫對。燕鳳對曰：「衛辰與先主有仇，欲自謀立，故進讒言。陛下聽之，跋珪一離，二人卽叛。」秦王曰：「彼叛何故，怕此小兒耶？」燕鳳曰：「朔方之地，士民之衆，皆蒙拓跋氏恩，皆思歸附衛辰。若叛，恐士民不從，故先遷之，其志得行。若存小主，二人未敢謀變。」秦王信之不聽衛辰。

秦王以代分一害

秦王堅謂文武曰：「代王被害，其子幼冲，朔方今屬於朕，吾欲遣將戍之。燕鳳又進此策，此事若何？」權翼曰：「朔方之地，宜朔人居焉。蓋朔人狡猾萬般，其居不容外人，若以異處之士去守，彼必爲亂，國不能安。燕鳳之策，可保久長。劉庫仁字沒根，乃劉武之子，少豪俠，有智略，北人無不敬之。劉衛辰乃鐵弗國人也，善於騎射，有威勇，北人無不憚之。若陛下以此二人統領朔方，使唐公總鎮其地，永無憂患。」秦王曰：「然。」於是秦王遣人以詔使唐公苻洛，以鐵弗劉衛辰、獨孤部劉庫仁二人分統朔方。自河以東屬庫仁，自河以西屬衛辰。卻說唐公苻洛得詔書，從秦王詔，使人請劉庫仁、劉衛辰二人至，置酒相待，拜爲左右將軍，將北代之地，分作五部，使二人統之。二人從命，各分訖。諸部代民苻洛權執總統，以居平城。自此賀氏以珪依庫仁，庫仁招撫離散，恩信共著。奉事拓跋珪，慇懃周備，不以廢興易意。常謂諸子曰：「此兒有高天下之志，必能恢隆祖業，汝曹當謹事之。」丁丑二年，秦建元十三年，秦王堅用趙故將熊逸作功曹，熊逸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，堅以逸爲將作長史，大修舟鑑兵器，飾以金銀，頗極精巧。慕容農私言於垂曰：「自王猛之死，秦之法日以頽靡，今又重以奢侈，殃將至矣。大王宜結納英傑，以承天意。」垂笑曰：「天下事渾汝兩及。」時慕容紹亦私謂其兄楷曰：「秦恃其強大，務多不休，北戍雲中南，守蜀漢，轉運萬里，道饑相望，兵疲民困，危亡近矣。天意有在，必爲燕乎。」

謝安薦姪於朝廷

是時孝武帝設朝，君臣禮畢，分列兩邊。時近臣奏知西蜀漢中諸郡，卻被秦王堅遣使鄧羌取去。目今秦兵屢遣擾境，孝武大驚曰：『如此患生奈何？』羣臣奏曰：『請陛下降旨求文武良將有才略，命其舉薦入朝，使其鎮禦北方，可保境內安也。』孝武帝曰：『然！』遂頒詔求文武良將。當謝安奏曰：『臣舉一人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有鬼神不測之謀，若以此人爲將，鎮北則秦不敢窺覷江南，乃臣兄之子，謝玄字幼度，先與郗超同爲丞相桓溫參軍，桓溫多用其智，屢建功効。今桓溫已死，與郗超同歸朝廷。現在班中，可使總鎮，管取邊界得甯。』帝從之，召謝玄謂曰：『今秦兵節次犯境，汝之叔父謝安薦汝有文武之才，朕拜卿爲鎮武將軍，監江北諸軍事，總領諸鎮，屯守北岸。』謝玄謝恩曰：『臣本驚鈍之才，不足以聘千里，今蒙陛下擢用，出鎮之地，莫不保全。』於是謝恩而出。時桓冲以秦人強盛，欲移鎮江南，奏自江陵徙鎮上明，使劉波守江陵，楊亮守江夏，帝從之。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過，應在謝安之右，而優游散地，常憤悵形於詞色，由是與謝氏有隙。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，詔求文武良將，可鎮禦北方者，安以兄子玄應詔，超聞之，嘆曰：『安之明，乃能違衆舉親，玄之才，足以不負所舉。』衆咸以爲不然。超曰：『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，見其使才雖屢以間，未嘗不得其任，是以知之。』玄既鎮廣陵，募驍勇之士，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，以牢之爲參軍，常領精銳爲前鋒，戰無不捷。時號「北府」兵。敵人畏之。初，郗超黨於桓溫，以父愔忠於王室，不令之知，及病甚，出兩箱書授門生：『公年尊，我死之後，老父若以哀悼廢寢食，可呈此，不爾即焚之。』及超卒，情果成疾，其門生呈箱，愔發之，皆昔與桓溫往反密計。愔大怒曰：『小子死已晚矣！』遂不復哀。

韓氏女築夫人城

戊寅三年，秦建元十四年四月，秦王苻堅遣長樂公苻丕、將軍苟萇、石越、慕容垂等，四道會兵三萬，共攻襄陽。百姓大驚，諸將李伯護等皆懼，宜爲備。獨梁州刺史朱序

曰：『秦無舟楫，焉能攻我？不足爲慮。』諸君勿憂！』旣而石越帥五千，浮渡漢水，皆來至城下。序大駭，始召百姓固守中城。越以兵攻陷外羅城。越旣克其外郭，獲船百餘艘，以濟餘軍。及苻丕兵到，督諸將攻中城。朱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，自登城，履行西北隅，見其崩，以爲不固，親率百餘婢及城中女丁，築新城於其內。及秦兵至西北隅，果被見破綻，乘此攻潰。序帥衆移守新城。襄陽人謂之夫人城。桓冲在二明，擁衆七萬，欲來救援。洛秦兵強盛，不敢進。時苻丕欲急攻襄陽，將軍苟萇曰：『吾衆十倍於敵，糗糧山積，但消遷漢沔之民於許塞，憚其運道，絕其援兵，譬如網中之禽，何患不獲？而多殺將士，急求成功哉？』丕從之。慕容垂拔南陽，執太守鄭裔，與丕會於襄陽城。丕大喜，排宴相慶。時秦王堅聞垂又拔南陽城，與羣臣飲酒，以極醉爲限。趙整作酒歌，堅讀曰：

地列酒泉，

天垂酒池；

杜康妙識，

儀狄先知。

紂喪殷邦，

桀傾夏國；

由此言之，

前危後則。

堅大悅，命整書之，以爲酒戒。自是宴羣臣，禮飲而已。

苻丕攻陷襄陽城

已卯四年，秦建元十五年二月，秦王堅大設朝會，當秦御史中丞季柔劾奏曰：『長樂公丕等，擁衆十萬，攻敵圍一小城，白費萬金而無効，請徵下廷尉。』秦王堅勿從，使持節切讓苻丕等，又賜丕劍曰：『攻一小城，久而不下，焉能長驅江南？來春不捷，汝其自裁！勿復待面見吾也。』丕等惶恐，次日命諸將并力攻襄陽。朱序以擣木砲石打下，退歸。秦王堅聞襄陽不克，堅欲自將兵來攻。陽平公融諫曰：『陛下欲取江南，固當博謀熟慮，不可倉卒。若止取襄陽，親勞大駕，所謂陪候之珠，彈於儀之雀也。』堅乃止。朱序屢破秦兵，遂不懼。丕命諸軍進攻，時五督護李伯護見秦兵勢大，其城難守，乃開門爲內應。於是遂克襄陽城。朱序送長安。秦王堅楷序能守節，拜爲度支尚書。以伯護爲不忠，斬之。時秦將慕容越拔順陽，執太守

丁穆至堅欲官穆固辭不受。苻堅以禮遣之。卽以梁成爲荊州刺史，鎮襄陽。選才望者禮而用之。時晉帝朝會，以謝安爲宰相。秦人屢入寇，邊兵皆失利，時衆心危懼。安每鎮之以和靜，其爲政舉大綱，不爲小察。時人以安爲王導。曰：『以謝比王，文雅過於導焉。』帝聞秦人寇邊，日與羣臣機策未下。

謝玄帥兵救彭城

卻說秦王堅命諸將分道寇晉。當秦將彭城曰：『宜攻沛郡。』太守載遠於彭城後，長平也。『秦王堅從之。使俱難帥步騎七萬寇淮陽。』八月，超兵至，攻彭城未下。晉帝聞知大驚，遣人以詔命右將軍毛虎生，帥衆鎮姑熟，以禦之。秦王堅又使韋鍾以兵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。晉謝玄聞知，帥衆萬餘來救彭城。軍至四口，欲遣使報載遠，令共合兵夾擊而不可得。部曲將田弘知其意，請曰：『將軍之討，欲使人報戴公，令其合兵，但無人去。』臣請沒水潛行。』玄大悅，使行至水邊，被秦人彭超所獲，將酒與食，以金帛厚賂與。泓曰：『你入彭城，只道南人已敗逃回去了。』泓僞許之，既走城下，告逮曰：『南軍垂至，勉而待之。』秦人大怒，射殺之。彭超輜重盡在留城。謝玄以計令人揚言，遣軍一萬人攻留城，取其糧草。超聞之，解彭城圍，乃引兵保輜重。遂遂帥衆出城，來見謝玄。謝玄與其全師而還。超復據彭城，留徐褒守之。自以兵南攻盱眙，俱難又克淮陰。城無晉兵，乃回留邵保戍之。秦軍韋鍾攻拔魏興，太守吉挹不言不食而死。秦王堅聞知嘆曰：『周孟威不屈於前，丁彥遠潔已於後，吉祖冲閉口而死，何晉世之多忠臣也。』挹參軍史穎連回，得挹臨終手疏歸晉，帝以其忠，後贈益州刺史。初秦將俱難、彭超二人攻拔盱眙，執內史毛操之，遂圍田洛於三阿，去廣陵百里。朝廷大震，謝安名臨江列戍而守之。謝玄自以將兵二萬來救三阿城。難超二人聞其兵來必疲倦，不與諸軍傳殮，將兵排悉與玄交戰。玄兵飽食勇力向前，未三合，俱難、彭超大敗，退保盱眙。六月，玄又進攻之，難超又敗，退屯淮陰。玄謂諸將曰：『難超』

兵窮勢寡，卒無鬪志，宜速進兵，得一人乘潮上流，燒淮橋，則彼自走。」何謙曰：「未將願往。」於是使何謙帥舟二百，乘潮上流，夜焚淮橋。難超見燒淮橋，恐後難退，以兵退屯淮北。玄謙合兵追之，戰於君川。難超兵無鬪志，被玄大破之。難超北走，僅以身免。玄已殺退難超之兵，命人帥守，乃戍衆還廣陵。玄領徐州刺史，秦王堅大怒，徵超下廷尉，超遂自殺，難削職爲民。

秦王舉兵伐苻洛

秦建元十五年三月，秦王堅會集百官商議，欲作教武堂於渭城，命大學生明陰陽兵法者，教授諸將。朱序諫曰：「陛下四海之地，十得其八，宜稍偃武修文，乃更始立學舍，教人戰鬪之事，殆非所以馴至昇平也。且諸將百戰之餘，何患不習於兵？而更始受教於書生，非所以強忠氣也。此無益於實而有損耳。」於是堅乃止之。卻說秦國唐公苻洛，勇而多力，能坐制奔牛，射洞犂耳，自以有滅代之功，使人見秦王堅，求開府儀同三司，不得，由是怨憤。秦王堅只以洛爲益州牧，洛謂官屬曰：「孤不得入爲將相，而又投之西裔，於諸君意何如？」治中平規曰：「主上窮兵黷武，民恩息肩者十室而九，宜聲言受詔堅幽之兵，兵南出常山，陽平公必郊迎，因而執之，進據冀州，總關東之衆以圖而王，天下可揮麾而定也。」洛從之。四月，帥衆七萬發和龍，堅聞知，遣將竇衡、呂光以兵五萬討之。北海公重熙、蘇城之衆助洛，會屯中田。五月，衡、光二人以兵與苻洛交戰，洛兵大敗，被衡追及擒之。衡旣得洛，令人送至長安，重見洛被擒，乃走還蘇。呂光追及斬之。幽州悉平，使人以洛見秦王堅，堅赦之不誅，徙於西海郡爲民。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，分三原、九嵎、武都、汧、雍氏十五萬戶，使諸宗親領之，散居方鎮。如古諸侯之制，以長樂公不鎮鄴，平原公驤鎮洛陽，石越、梁讜、毛興、王騰等皆爲諸州刺史。堅送不至灊上，丕所領民二千戶，丕別其父兄，皆慟哭送之。獨整援琴而歌曰：「阿得脂，阿得脂，博勞舅父是仇綏，尾長翼短不能飛，遠徙種人留鮮卑。一旦緩急當誰語？」堅笑而不納。壬午七年，

秦建元十八年三月。卻說秦王堅兄苟法之子東海公苻陽。與丞相王猛之子王皮曰：『秦之天下，實乃吾父法所取之天下也。今被苻堅據有，吾將取之，恨力不及耳。君可助吾一臂之力耳。』王皮曰：『君言乃吾之志，吾有此意久矣。吾父有佐國平天下之勳，吾不能襲父大爵，至今得一散騎常侍耳。既明公肯爲主，此間有一人姓周名嶠，足智多謀，痛恨秦王，可請其來同議大事，必成。』苻陽從之，使人請嶠。至以酒相待，商議計策。嶠曰：『君若在此，難於舉發。來日二人入朝，請兵求出外鎮，積草屯糧，招軍買馬，乘機而起，則舊業可復矣。』陽曰：『此計大妙。』三人計議已定，卻被秦王堅手下竊事人密知，入宮報與秦王。說東海公與散騎常侍二人謀反。秦王堅大驚，卽喚司隸鄧信領禁兵三百圍宅，將苻陽王皮周嶠三人縛至殿下。秦王堅問曰：『吾不曾負汝二人，汝二人何故謀反？』苻陽曰：『吾父無辜見誅，禮云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臣父死不以罪死，是以謀反。齊襄公復九世之仇，何況臣乎？』秦王堅泣曰：『哀公之死，事不在朕。』又問王皮，王皮對曰：『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，而臣不免於貧餒，所以圖富貴也。』秦王流涕謂王皮曰：『丞相臨終，託卿以十具牛爲田，不問爲卿求位，知子莫若父，何斯言之萌也？』又問周嶠，嶠曰：『世荷晉恩，生爲晉臣，死爲晉鬼，何問乎？』先是嶠屢謀反，左右請殺之，堅曰：『孟威烈士，秉志如此，豈憚死乎？殺之適足成其名耳。』皆赦不誅。苻陽高昌皮嶠朔方之地，以皮子永素性好學，擢爲幽州刺史。是時西域軍師鄯善人者，朝秦甚稱龜茲國有鳩摩羅什才貌雙全，義識若神。秦王堅大悅，以師善爲嚮導，遣驍騎將軍呂光爲都督，督兵十萬，去伐西域。當陽平公苻融諫曰：『西域荒遠，得民不可治，得其地不可食。漢武征之，得不補失，臣竊爲惜之。』堅勿聽，乃宣呂光至殿，謂曰：『今吾國內糧草多積，士馬強盛，吾欲征討西域龜茲，煩卿爲將。』呂光曰：『受命於君，安敢不謹？』領旨命去討西域。於是秦王堅拜呂光爲持節都督，西討諸軍事。總兵七萬，鐵騎五千，命其討西域龜茲。光臨行，秦王囑光曰：『卿到龜茲，若得鳩摩羅什，卽使人

星夜馳送赴朕。』光曰：『謹領旨令。』是日呂光領兵就起行，行至高昌，屯扎軍馬。史說呂光字世明，乃洛陽人氏，父名婆樓，佐命秦王苻堅，官至太尉而死。呂光生時，夜有神光之異，故以光名。年十歲，與諸兒遊戲，邑生爲戰車之法，儔類咸推爲主。部分詳明，羣衆歎服。目有重瞳，左肘有玉印，沉毅嚴重，寬簡有大策，喜怒不形於色，時人莫之識也。唯王猛異之曰：『此非常人。』言之秦王。秦王苻堅除爲美陽令。羣夷愛服，因此屢遷驍騎將軍。苻堅慕鳩摩羅什故，有是命。

秦王集議寇江東

秦王堅大會文武羣臣於太極殿，而謂衆文武曰：『自吾承業以來，垂二十餘載，四方略定，惟東南一隅未沾王化。今略計吾之士卒，可有九十七八萬，糧草不計其數。吾欲自將以討之，汝等所議爲若何？』當朱彤曰：『今秦得天下大半，更兼國富兵強，若起傾國之師，躬行天罰，則江南尅期可定矣。』秦王大悅曰：『此乃吾之所志也。』左僕射權翼進曰：『臣以爲晉未可伐，夫以爲紂之無道，天下離心，八百諸侯不會而集。武王猶曰：『彼有人焉，乃回歸止旅。』後三仁誅放，始奮戈牧野，而得成功。今晉雖微，未聞喪德，君臣上下同心，謝安桓沖江表偉才，可謂有人焉。依臣愚見，晉不可以加兵。』時秦王堅聞其語默然久之曰：『諸君可各言其志，朕自量之以行。』太子左衛率石越上言曰：『今歲鎮星守斗牛，福德在吳，天文有准，懸象無差，伐之必有天殃。且彼據有長江之險，民爲之用，不可犯也。』秦王堅曰：『吾聞武王伐紂，逆犯歲星，天道幽遠，未可知也。今以吾之衆，投鞭於江，足斷其流，又何險之足恃乎？且築室道傍，沮計萬端，無時可成功，吾當內斷於心耳。』羣臣各有異同，堅命且退，容再計議。獨留弟苻融議之。苻融曰：『晉不可伐者三：』秦王堅作色曰：『汝復如此，則天下之事，吾與誰言之？』融泣曰：『今天道不順一也，晉國無釁二也，我數戰兵疲，民有畏敵之心三也。晉未可滅，昭然甚明。其勞師大舉，恐無萬全之功，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。陛下寵育鮮卑，』

羌羯，布滿畿甸，此屬皆我之深仇。太子獨與弱卒數萬，自守京師，臣懼有不虞之變，生於腹心肘腋，不可悔也。臣智識愚淺，不足採。王景略一時之英傑，陛下每擬之諸葛武侯，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？秦王堅曰：『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，故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，高材捷足者先得之。量朕之才，不在晉下，文武之賢，勇略過何人，如不可伐也？』融又諫曰：『國家本戎狄也，正朔朝會不歸，江東雖微弱僅存，然中華正統，天意必不絕之也。』秦王堅曰：『帝王歷數，豈有常耶？汝不知通變耳！』秦王堅不納，默融辭出。先是有沙門名道安者，秦王堅尤信重之，出入與秦王堅同輦，至是羣臣出朝，正遇道安入內，羣臣謂道安曰：『主上欲生事於東南，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？』道安曰：『吾卽諫之。』於是道安入見秦王，秦王謂曰：『朕將與公南遊吳越，泛長江，臨滄海，不亦樂乎？』安曰：『陛下應天御世，居中士制四維，自足以比隆堯舜，何必櫛風沐雨，經略遠方也？』亦不納之。忽慕容垂入，秦王堅問曰：『吾欲伐晉，收江南，羣臣不可，卿意云何？』垂曰：『今天下秦得十分之七，獨東南一隅未歸，若以陛下之神武，文武之賢能，大兵一出，何期不捷？陛下可以乾綱獨斷，勿採羣臣之言，以致留患於子孫也。』故詩云：『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』陛下宜斷聖心足矣。昔晉武平吳，所使者張杜二三臣而已，若從衆言，豈有混一四海之功也？』秦王堅大悅曰：『與吾定天下者，其唯卿乎？』言訖，賜帛五百匹，卽令其點兵。張夫人聞知，亦諫曰：『天地之生萬物，聖主之治天下，皆因其自然而順之，故功無不成。黃帝服牛乘馬，因其性也；禹濬九州，障九澤，因其勢也；后稷播植五穀，因其時也；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，因其心也。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，陛下獨決意行之，妾不知何所因也。自秋冬以來，鷄夜鳴，犬哀吠，廐馬多驚，武軍兵器自動，皆非出征之祥也。』堅曰：『軍旅之事，非婦人所當預。』堅幼子銑最有寵，亦諫曰：『國之興亡，係賢人之用舍。今陽平公國之謀主，而陛下違之，晉有謝安桓沖，而陛下伐之，臣竊惑焉。』堅曰：『天下大事，孺子安知？』秦王堅下詔，大舉民，每十丁遣一